

21世纪中国 经典散文

历史记忆

林 非 王兆胜 李晓虹 选编

(下)

④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I26/
2011/5/2
2

21世纪中国 经典散文

历史记忆

林 非 王兆胜 李晓虹 选编

(下)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这不也是中国男人尤其是官场中男人的行止吗？孱弱，阴私，贪婪，残酷，堕落，虚伪，精神与身体的双重阳痿，心胸比针鼻儿小比茅厕脏，对下是霸，对女人是兽，对上则是摇尾示忠的走狗奴才——却还要打着一个“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金字招牌自欺欺人。

只身站在这个庞大而又炫目的唐朝，一个薛涛就比出了那些个男人的小来。

好吧，那就深藏起这份情感，独自走路。绚丽过后的简约，谁能说不也是一种人生的至境？

人类的进步与解放，也许应当从男人向女人的忏悔与学习起步。

好在寂寞总是与自由相随，终生未嫁的薛涛，正独自向着人生的新的去处走去。不惮于深长的愁苦孤独地相伴，喜悦，那种因为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从而不为潮流裹挟所获得的喜悦，就会为她凄苦却又澹定的人生掺入暖暖的亮色。

4

挣脱罢节度府灯红酒绿的繁华，再收拾起那段不堪回眸的恋情，薛涛终于可以以一个解放了的自由的身心，去过自己的日子了。公元810年（也是她得知元稹纳妾安氏之后），脱离乐籍已经两年的薛涛在成都浣花溪下游的百花潭买下房子，雇工匠办起了造纸作坊。

流行的纸张纸质粗糙，颜色单一，且尺幅大不利于书写。这个曾经以诗名世的女人，又要造出一种细腻华美而又适于书写诗句的纸笺，不仅为了生计，更为了让自己的情感自己的诗篇有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美的情感，美的诗章，美的书法，再落于美的纸笺，一生沦于不堪却不改追求完美本性的薛涛，真的为自己的梦想陶醉了。

这是一个不仅有眼光还有着能够扛得起世事的肩膀的女人。遍尝了仰人鼻息的艰难、屈辱与痛苦，对于自立富足从而能够随心所欲的主宰生活的向往，怎能不焕发成踏出新途的力量呢？

浣花溪因其水质极好而成为蜀地造纸业的中心。浣花溪也因为这个名叫薛涛的女子而名传千古。是她更换造纸原料，首创涂刷加工色纸

的方法，改造尺幅形制，一举创出风靡全国的薛涛笺。深红、粉红、杏红、明黄、鹅黄、深青、浅青、深绿、铜绿、浅云，十种颜色的薛涛笺以其美丽、典雅、经济、实用，迅速风行天下，从题写诗词、一般书信到官方文牍，一时成了人们的最佳选择。造纸行业得到了重大的推动，并刺激了蜀地经济的繁荣，更在此后的千余年间，成为中华的文化瑰宝。

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一书，对薛涛有这样的记载：“四川薛涛笺，亦芙蓉皮为料煮糜，入芙蓉花末汁。或当时薛涛所指，遂留名至今。其美在色，不在质料也。”寥寥数语，就记下了这位女子为中国的科技与文化所作出的贡献。中国造纸史上从此也就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东汉蔡伦造出了第一批植物纤维纸，中唐薛涛造出了第一束彩笺。

不过在薛涛看来，她并没有那些士大夫们以什么什么为己任的想法，更不屑于所谓的青史留名。这些桎梏般的劳什子不过是专制统治者拿人当猴耍的把戏罢了。自己的生命还是让自己享受吧，只要善与美的竹林还在心头挺拔着。这幅小小的薛涛笺好像让她生了翅膀一样，可以让她在艺术的美境中更加自如地高蹈了。时间是自己的时间，空间是自己的空间，天马行空的心胸里任凭情感与诗思的波涛翻卷。眼前的几上就铺着自己造就的彩笺，这是多么漂亮的知音啊！让心上的波涛从毫间倾泻，这彩笺就如片片的云霞漫天飞舞了。

这让我想起了唐朝另外两个与她有着相同身世的女诗人，李冶与鱼玄机。李冶生于书香门第，因母亲是妾，在父亲过早去世之后而被李家赶出家门，并沦入娼门。曾与茶圣陆羽相恋无果，“人道海水深，不抵相思半……携琴上高楼，楼虚月华满。弹得相思曲，弦肠一时断。”后因诗才茶艺被唐德宗召入宫中，在朱玼政变中受辱后，旋被德宗以不忠之名捕杀。鱼玄机生于唐武宗会昌年间，富有诗才，“春去秋来相思在，秋去春来信息无”，与李子安相恋失败，遁入道观后反而与尘世的男人产生了更多的纠葛，在二十四岁时被抓入官衙毒打致死。

同是专制社会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子，薛涛却最终走上了一条别样的路途，一条与统治者划出一条界线、自己拯救自己的路途，想想看，单是这薛涛笺所赚得的许多的钱，就让如此无所依靠的薛涛获取了

不用心慌的物质基础。没有这样的基础，她恐怕是无法在成都碧鸡坊建起那座吟诗楼，让晚年得到一个躲避风雨的栖所的。这个曾经那样喜欢红色的装束，就连所造的笺纸也以红色为主的女子，晚岁却让道服裹体一身的素洁，这岂止是对于这个肮脏的男人世界的蔑视与明志，更是对于这个不合理社会的失望与叫板。

5

不知道薛涛是不是古代中国唯一一位以诗歌为业的人？尤其是在唐朝那样一个诗人与诗歌多如繁星的时段里，一个女子，能够不为李白、杜甫等人的光焰所遮蔽，闪闪地发出着自己的光芒来，真的是太难了。薛涛沉着地开始了自己的诗歌之旅，从很小到终老，都将其当作终生唯一的主业。

尽管经过了那个不合理的社会的忽略、轻慢与屏蔽，她的诗还是顽强地活了下来。录有她八十九首诗歌的《全唐诗》，在她的诗前有一个小传，很短，全文转录如下——

薛涛，字洪度。本长安良家女。随父宦，流落蜀中，遂入乐籍。辩慧工诗，有林下风致。韦皋镇蜀，召令侍酒赋诗，称为女校书。出入幕府，历事十一镇，皆以诗受知。暮年屏居浣花溪，著女冠服。好制松花小笺，时号薛涛笺。有《洪度集》一卷。

北宋之前世上还有她的蜀刻本《锦江集》共五卷，载诗五百多首。其后这些诗多已佚失湮没。是现代学者张篷舟先生毕其一生的精力，从各种古籍中裒辑整理出薛涛的九十一首诗并加注释，成《薛涛诗笺》一书。

凄风苦雨的日子是那样的多。比这样的日子还要多的则是心上的悲痛与哀伤了。但是不要紧的，总会有诗走来，把这些悲痛与哀伤衔起，再把她的心暖热。可以哭，可以笑。可以恋，可以娇。可以怨，可以怒。可以凛然如山，也可以柔情似水。当然，一个敏感而又情深的女

子，却要孤立无援地深陷在男人的包围里，更有欺侮甚至背叛不时袭来。绝望过吗？或者还有过沉沦？但是她却绝没有真正地降服过，因为她有诗歌这个忠贞不渝、白头偕老的恋人相伴相护。那个给她欢乐给她希望也最狠地伤了她的元稹，是不会怜惜她的伤痛她的怨懑的。但是让元稹没有想到的是，认真的薛涛竟然能够因为有了诗歌而让生命始终生动着。写于公元831年的《筹边楼》，则将她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和高人一筹的见解跃然纸上：“平临云鸟八窗秋，状压西川四十州。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写下这首诗后的一年之后，薛涛就与世长辞了。明朝钟惺在《名媛诗归》中的对这首诗的评说，至今读来还能让人感到作者落笔时的激赏：“教戒诸将，何其心眼，洪度岂直女子哉？固一代之雄也！”

在一个专制制度太过久长的社会里，越是美好的女子越会得着无端的轻蔑与侮辱。“妓”、“乐伎”、“官妓”、“营妓”、“蜀妓”、“妓女”、“青楼人”、“尤物”、“文妖”等等，有无数的称谓落在薛涛的头上。但是有她的诗在，并有一个丰满美丽独立高洁的女子形象，都会一代又一代地感动着后人。“南天春雨时，那鉴雪霜姿。众类亦云茂，虚心宁自持。多留圣贤醉，早伴舜妃悲。晚岁君能赏，苍苍劲节奇。”（薛涛《酬人雨后玩竹》）——虚心自持，苍苍劲节，自由挺拔，独立不羁，这就是真正的薛涛了。

6

长眠在成都的薛涛是幸运的。锦江在思念她，望江楼在等待她，还有日夜守望着她的满园的竹子。当然，最要紧的是世代的成都人全都爱她。

真想变成一丛翠竹，留下来，陪她。

担当，担当人生

◎刘长春

鸡足山，又名九重岩，在云南省宾川县西北。此山前伸三支，后屈一趾，形似鸡足，因而得名。

鸡足山，因为担当而走进我的视野。这回，追寻担当行迹，请问奇于名山大川的旅行家徐霞客作向导，作地图上的旅行。我溯溪北岸西行，登岭而北，然后盘峡而上，过见佛台冈脊，得白石崖于松篁之间，又攀其西崖，下至洗心桥，上上下下，这才走近了鸡足山，随后“有上无下矣”。跟着徐霞客盘磴、蹶崖、穿林、横陟、取道、平行、过岭、北上、登梯，直攀三千两百米金顶，西瞰苍山洱海，北眺玉龙雪山，一览众山小。

担当（1593-1673），俗姓唐，名泰，字大来，别号此置子，法名通荷，普荷，云南晋宁县人，明末清初高僧。

登鸡足山，想起三百六十七年前的徐霞客，由黔入滇，一路西行。到达晋宁时，“余囊已尽，道路不前”，面临绝粮困境，加上同行的静闻和尚途中病故，身心交瘁，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他记得西游时眉公陈继儒交给他的一封信，让他有困难时找找唐大来先生。然而，到哪里去找闲云野鹤似的担当，又怎么开口有求于人？进退两难之际，因友及友，担当飘然而至，一句相见恨晚的由衷之言，初识之友也就成了相知。然后，唐大来二话没说，把他接到自己家里，款待数日，送衣又送钱，令徐霞客大为感动。养足了精神与体力，徐霞客又将登鸡足山，对于他来说，旅行，包括读山、阅水、问奇、探险，不仅是他真实的生活

全部，而且是一种梦，永远没有句号的梦。

担当为壮其行色，设宴以饯，并作《送先生游鸡足山》诗：“有个插天峰，常待公策杖。举足宜最高，不计云在上。”勉励有加。临别那一夜，没有月亮，只有风。两位朋友西窗剪烛，彻夜长谈，直到东方鱼肚白。在担当眼里，徐霞客“夜话翻来只有山”，哪里只是为了探寻幽，而是为天下山水做千古不朽文章，徐霞客先生足迹所到之处，“留君一坐即名山”。环顾华夏大地，鸡足山、天台山、雁荡山、黄山、白岳山、武夷山、庐山、嵩山、太华山、太和山、恒山、金华八洞、弋阳龟峰、茶陵麻叶洞、桂林七星岩……如今不都成游人如织的名胜风景区吗？在徐霞客眼里，这个唐大来，特立独行，侠骨心肠，自己走遍天下十四省，“除却青山只是君”，真正难得的一个患难知己。尤其让徐霞客感动的是，为了帮助他在鸡足山埋葬静闻和尚的遗骨，唐大来不仅作《痤静闻骨记》一文，而且交代鸡足山寺僧仙陀、纯白代为选址、建塔，实现了静闻的遗愿，让他记住了一辈子。徐霞客走后，担当先先后后写了近三十首诗，牵挂着远行的徐霞客。古人说：“交心不交面，从此重相忆。”——这是担当友情的担当。

年轻而又具有才华的担当也曾有过入仕做官的念头。天启五年（一六二五年），他从云南出发赴北京参加礼部的考试，不知为什么，科场却失败了。从此，他再也没有去挤人来人往的“独木桥”。一边访名士陈继儒，拜李维桢、董其昌为师，一边浪迹江南山水。他登泰山、庐山、天台山、雁荡山、普陀山，“千步沙边如可住，何须更问前头路。”遂有“从今有愿愿皈依”而想归隐林泉了。于是，他在三十八岁入会稽显圣寺受戒，法名通荷。虽入空门，终是六根未净，内心却反反复复放不下家中的老母。越一年，又离开佛门、经湖北、贵州，回到云南晋宁老家，侍奉老母。用他自己的话说：“愿以布衣从事，老于牖下，终亲之养已矣。”这也是担当，担当“子以母贵”，“父母在，不远游”孝道的担当。

甲申巨变，天翻地覆。五十二岁的担当时逢乱世，悲痛黍离。他虽身处偏于一隅的云南，两眼却关注着北京乃至全国的政局。李自成大军顺军的进城与复退，吴三桂的“冲天一怒为红颜”，清军南下“扬州十

日”、“嘉定三屠”的一举一动，无一不牵扯着他那颗不安的灵魂。

山雨欲来风满楼。云南，也一下子变得动荡起来。顺治二年（一六四五年），转战四川的大西军张献忠欲图云南，想把大西南连成一片。驻防云南的明将沐天波为了巩固自己的地盘，命参将李大赞赴会川一带防守。由于没有很好落实民族政策，元谋土酋叛反，沐天波又派兵剿灭。岂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安南土酋沙定州举兵取代横行无道的沐天波而踞省城，树起拥明旗帜。据说，点火于基层，策划于密室，其摇鹅毛扇的人物即是担当。《明季南略》载：“沙定州驱沐天波，踞会城。杀士绅，胁巡抚为之疏，请代沐氏镇滇。贡生唐泰实为谋主。唐泰即释普荷，所称担当和尚者也。”

在担当心目中，远在广西梧州的永历政权依然是他认同的朝廷，拥明抗清乃为民族节义。一介书生，七尺男儿，顾炎武不仕二朝的气节早已融入他的血液与灵魂。生为大明人，死为大明鬼，即使是马革裹尸在所不辞。可是沙定州却使他大失所望，这个只图占地为王而不能与扶明的大西军联合的土司，最后死于大西军刀下。绝望之极的担当，只有归隐遁入空门这条路了。是时，担当五十三岁。

顺治十年（一六五三年），大西军李定国高举扶明的旗帜，迎永历皇帝入滇并不断地与清军对抗，成为南明王朝的一线国祚。心系社稷的担当又似乎看到了希望，曾作《太平有像图》，画中一老者长眉慈目，美髯飘胸，拱着双手，一脸笑容，隐隐透露着他内心的喜悦。顺治十六年（一六五九年），平西王吴三桂兵分三路大军压境，李定国出兵抵抗，扼盘江河，据鸡公背，守七星关，却连连失利，撤至云南省城。吓破了胆的永历皇帝闻风先逃，局面显得不可收拾。此时风闻其事的担当，却借云游为名走出鸡足山，往来于兵荒马乱的云南至缅甸一带边境，实地考察和谨慎分析了清军与大西军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变化，做出了最后选择，继续归隐，以诗书画终老。“去年行脚欲傍君，道上羽檄愁纷纷。今年风鹤仍复尔，凄惨目击非耳闻。”（担当《寄王宛孩》）把一腔热血深藏于内心。晨钟暮鼓，时时敲打着他心灵的隐痛；青灯黄卷，日日无法排遣他的故国之思。这又是担当，担当天下兴亡于一心的担当。

这样的時候，我可以跟担当拉拉家常说说陈年往事。朋友来了，重逢又重别，他说来时春色浅，去时秋风深，“那得不关情”；说起明妃出塞做梦也想着回家，他说回家又怎么样呢？“惊疑犹未稳，又恐画工来”——一样的担惊受怕。当然，话题最多的是他感兴趣的诗、画和书法。他的诗，董其昌说“湿淳典雅，不必赋帝京，而有四杰之藻；不必赋前后出塞，而有少陵之法”；陈继儒说“大雅正始，而不入乎鬼诗、童谣、方言俚语之俳陋，即长吉玉川复生，能惊四筵，岂能惊大来之独座乎？”……说到他的字，我说，就像董玄宰第二，他说，过誉了，“我列门墙廿余载，未能具体空彷徨”——还在思考。天色将暮，眼看又要刮风下雨了，天气又奇冷，也许还要下雪。

南国冬天的雪，说下就下了。今年是乙酉，冬天下了两场大雪，铺天盖地，上下一白，却不觉得冷。开春后，又下雪，纷纷扬扬，却冷得彻骨，归庄说“春动寒威尚凛然”，焉能不冷呢！这样的時候，谁能知道我在怀念担当呢？记得担当却在鸡足山画雪中之梅，一截枯桩，几点银花，他在画上题：

为在雪中老，忍饥不厌贫。

山僧画梅手，做过采薇人。

他画梅最多，也画竹、画松。竹是病竹，松是枯松。光，可以移动竹影；风，可以撼动枯枝；然而，扎根于地下岩土的生命意志却无法屈服。截梅、病竹、枯松是他精神的寄托，也是他自我内心的写照。

“松枯心尚在，石烂意犹存”。心尚在，意犹存，念念不忘的是亡国之痛。

康熙十年（一六七一年）的一个夏日，他泼墨挥毫作山水一幅，山作倒伏状，树树皆倒悬，使人联想起南宋时代的“马一角”、“夏半边”。他意犹未尽，又在画上题词：“以近八十翁老眼，犹在纸画中摸索，不知翻正。然今日世界不曾翻转过来，既不得手，亦岂得气之先者耶？一叹！”——他为哪个王朝招魂？——又在诅咒哪个颠倒的王朝？每一个读者可以自我付度。他避开世人的视野已经太久，没有人知道他是怎样度日如年地过着隐姓埋名的孤单的生活的。一个七十九年的老

人，行将就木，早已将死置之度外。在“人间蒸发”的他又一次出现在自己的画中，于那个精神破产的地方，注视着每一颗在破碎中死去的心灵。

除了诗与画，我最倾倒的是他的书法。他是被主流社会忽略了又被地域偏远埋没了的一位真正的书法家。

他的字、特别是晚年的行、草书，除了保留乃师董其昌的秀逸特色以外，气息更为清奇与简约。一般行草书中固有的笔画与笔画之间映带牵连的游丝已经被他删除殆尽，简化到了不能再简的地步。而用笔更为沉着；线条更为挺劲，这是董其昌反而不及的地方。古人论书，最重气息二字，或曰书卷气，或曰金石味，或曰禅意，是内美与修能化学作用于作品而形成的境界。何谓清奇？“娟娟群松，下有漪流，晴雪满汀，隔溪渔舟”——这个境界就是清奇。何谓简约？删繁就简三秋树是简约，“犹矿出金，如铅出银”是简约，又譬如写西湖雪景，“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这也是简约。清奇与简约是担当之书的最大特点，或曰境界。王国维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担当悟禅，有禅意之境界。

诗、画、书法是担当遁入空门后的唯一寄托。诗之喜怒哀乐，画之遗貌取神，书法之清奇与简约，无一不是他再现真感情的载体。联系他的一生，亡国的痛楚，逃禅的孤寂，脱俗的人生气质，都融为一体，化作他笔下的艺术了。试想，如果不是情有所寄，无事而忧，对景不乐，眼睛里连山水草木都失去了颜色，鸡足山对于担当不就是一座活地狱？在这个世界上，人情有所寄，然后能乐。有人寄于弈，有人寄于色，有人寄以酒，有人寄以技，有人寄以友，有人寄于文……担当则寄于诗、画与书法。

这是最后的担当。担当着人生所有的苦难、无奈、绝望与精神世界漂泊无依的担当。

任何生命都是不能随意忽略的

◎刘家科

这是一部不寻常的书稿，是一个靠讨饭长大的村民，一个一光到底的老光棍，一个没上过任何学校的文盲，毕其一生写就的一部约二百万字的书稿。这部书名为《光棍传》。作者叫何二，是冀东南与鲁西北结合部的大河沿村人。何二是去年深秋那个傍晚去世的。临咽气的时候，何二将这部撰写、秘藏了一辈子的书稿托付于我。那时在镇医院的病房里，只有大河沿的老支书和我在场。当时我从他病床底下拽出那个包袱，打开一看，是一堆由各种各样的纸缝制的小本子，每个本子的封面都黑黑的，上面分别写着一个歪歪斜斜的人名。我惊异之中，问何二，这是些什么？何二两眼紧盯着我的脸，断断续续地说：“这是俺写的《光棍传》……俺想了八年，最后想明白，俺这书只有你能懂……俺把它托付给你，你不要推辞……”

惦着何二的临终托付，我在半个月的时间里通读了这部书稿，我敢断定，《光棍传》是一部奇书。奇一，是特殊的语言文字。书中每一段话都是由最简单的汉字加自编的符号和自绘的画图组成，读此书如读天书，难读却又难以释手。奇二，是特殊的人物群体。作者从光棍群里站出来，用平生的心血为光棍们作传，着实令人惊异和感叹。大河沿村自清朝末年以来连同作者在内共有八十七名光棍，而此书中除作者之外的八十六位光棍每人都有一篇内容翔实的传记。奇三，是特殊的生活视角。此书为读者揭开一个司空见惯的表象下鲜为人知的隐秘世界——在传统习惯的视域里不可能看到的精神世界。

何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多年的忘年之交怎么竟然变得如此陌生！是一种怎样恒久的动力使何二在其困顿孤寂的一生完成这样一部大书？是一种怎样异乎寻常的期冀使何二超越难以想象的困厄，终生保持不竭的创作激情？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使何二在糟乱变幻的生存环境中挣脱出来、长久冷静地审视这个光棍群体？一连串的问题反复撞击着我的脑海，而后，又使我沉入深深的思考与回忆……

记得是二十多年前初冬的一个上午，我与一块儿下村蹲点的同事在集市上闲逛。突然看见一个下身穿着裤衩、上身披张麻片的乞丐窜到一个炸油条的摊位上，他伸手抓起一大把晾在摊上的油条扭头就跑，随跑随往油条上擤鼻涕，在后边追赶的那位主人，见油条已被糟蹋，便停步返回。而乞丐却扭转身来，倒退着，脸朝着那位炸油条的人傻笑。乞丐有些忘形，不小心摔倒在一个铁匠摊子上，脑袋被一个破犁铧扎破，顿时鲜血喷了出来。赶集的人们围过去看热闹，却没有一人上前帮他。我想过去，又有点怕，正犹豫间，只见一个留白胡须的麻脸大汉，大声喊了一句：“要饭的也是个人啊！”就冲了过去。他蹲下身，用毛巾扎住乞丐的伤口，再用布腰带紧紧地缠好。然后把乞丐抱起来，大步向集市东头的卫生所奔去。这位庄稼老汉的举动让我惭愧和敬佩。后来我向老支书打听这个人，才知道他就是本村的光棍何二。据说何二那天还把那个乞丐接回家，为他养伤半个月。在我的第一印象里，何二是那种仗义、善良、威猛的庄稼汉子，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他与写书联系起来。

我对何二产生兴趣是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村里有人告诉我，何二多年来对一本叫《史记》的旧书非常着迷。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大河沿村劳动锻炼的那个叫董耜的大学生，两年多的时间内，几乎每天晚上都给何二讲《史记》。六十岁的何二仍有非凡的记忆力，凡讲过的篇章，他都能复述。据说，董耜临离开大河沿的那个晚上，何二向他提出了关于《史记》的十八个问题。何二家祖传的那本线装《史记》，是他爷爷当私塾先生时经常读的，后来爷爷过早去世，父亲没有机会念书，但这本《史记》却完好地保存下来。父亲将近四十岁才娶上媳妇，却在何二七岁时因病去世；何二跟母亲尽管多年外出讨饭，而这本家传的《史记》始终被珍藏。何二曾告诉董耜，父亲去世前在病床上给他讲过

从爷爷那里听来的关于《史记》的故事。童年的何二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很着迷，特别是司马迁遭受腐刑之后，忍受巨大的屈辱和痛苦完成此书，对何二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司马迁关于如能将《史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流行于世，即使被诛杀万次，也不后悔的话，也深深地印在何二的心上。

我的喜欢《史记》是缘于大学毕业前选择了“《史记》对后世文学的影响”那个学位论文题，此后一直对《史记》保有难释的情愫。多年之后能在农民中遇到同好，是多么难得的事情！在那个秋雨缠绵的夜晚，我初次造访了何二。那一夜我们谈到天亮。何二向我提出的问题不止十八个，但所有问题的核心，都能归结到人格的“尊严”。比如他问我，英雄受辱与光棍受辱对于他们各自心灵的伤害有什么不同？他提出韩信胯下受辱、彭德怀“文革”受辱和大河沿村光棍受辱的诸般事例，让我分析评判。我说韩信与彭德怀的事已是众所周知的史实，而大河沿光棍受辱则不可能写进历史，能否相提并论，我不敢妄言。然而他给我讲的一个光棍受辱的事件，却让我陡然产生了沉重的历史感。“文革”中的1968年盛夏，红卫兵揪斗了村支书和大队长，夺了村子的领导权。就在夺权后的第二天，发生了大河沿历史上的“茅房”事件。红卫兵头头断定此事为阶级斗争新动向，设立举报箱，让村民举报在茅房偷窥侮辱女红卫兵的反革命分子。三天之后，果然有人将一封举报信投进了举报箱。于是村里的壮年光棍二梁子被指定为“凶手”。平时二梁子嘴臭，爱说下贱话，但从没发现有什么不轨的行为，在几次批斗会上二梁子都拒不认罪。红卫兵头头下令用“以牙还牙”的办法侮辱二梁子，当众把从出事的那个茅坑里掏来的大便汤子灌进二梁子的嘴里。光棍可杀不可辱，当夜二梁子悬梁自尽。二梁子的死激起了大河沿光棍们的义愤，四十八个光棍组织起来，抬着二梁子的尸体围着村子转了三圈，然后集资，以最隆重的葬礼安葬了二梁子。红卫兵头头见“革命的气势”压不倒“光棍的义愤”，只好在群众会上公开道歉。

在残酷的政治风暴中，人格的尊严往往会受到不可抗拒的摧残，英雄和光棍都难以幸免。这不仅是受辱者个人心灵遭受伤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人类社会文明遭受践踏，文明进程发生逆转的问题。何二点点

头，似乎是赞同我的说法。紧接着，他又从单个人的问题，延伸到某个群体和阶层。他把《史记》记载的某一朝代与现代的一个村庄类比，把村里人分作若干阶层和类别，且将不同政治背景下，村里不同人的地位与尊严的变化，都一条一缕地摆出来，请我解释其背后的动因。我突然醒悟，从书本到书本，从历史到历史的思考与准备，根本不能解答何二提出的问题。尽管我不具备为何二释疑解惑的能力，但还是耐心听着他的每一句话，顺着他的思路陷入苦苦的思索。从何二的院子里出来，天已经大亮，雨也停了，我却觉得仍有无数的云团在缠绕着这个村庄……

大河沿是这一带有名的大穷村子。背靠潞龙河，面朝一片大碱洼，正是那种“涝了收蛤蟆，旱了收盐巴，不早不涝收蚂蚱”的地方。外村人取笑这里“不长庄稼长光棍”。光棍多了就在村子里形成一个阶层。这个阶层在财主、小康之家、穷苦家庭之下，属最底层，是最没地位、最受鄙视的。但是光棍们并非都是无脓无血之人，其中不少光棍骨子里有一种自尊自立的意识，且都有自己的一套活法。《光棍传》的作者把每个光棍与众不同的活法真实地记录下来，其中的情节和故事，能吸引读者走进光棍的心灵世界，能真切地听到光棍们心的跳动，看到他们斑斓特异的精神。

光棍的人格尊严受到的最严峻的挑战，就是能否获得性爱的权利。而其他的挑战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在一般人的概念里，光棍与爱情无缘，甚至认为光棍的感情生活都是一片荒漠或空白。《光棍传》打破了这种观念。让我震惊的是，八十六个光棍都有自己丰富的情感世界，甚至有的光棍其性爱的权利不是被剥夺的，而是主动放弃的；他们不做性爱的奴隶，宁肯缺失，也不屈从。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一段情史（包括暗恋和单相思），而作者何二的情史是最凄绝的。老支书是个重情重义的庄稼汉子，又是捕捉人物心灵动机的高手，在那个不能下地劳动的雨天的中午，几杯烧酒下肚，他把话题切入到何二那段情史。何二在二十八岁那年母亲病逝，父亲死时欠下的债务逐年累高，而母亲的丧事又须再度举债。母丧刚毕，他又在一次惊车事故中轧断左腿。极度痛苦灰心之时，他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一个晴朗的月夜，何二拖着伤腿，爬到村边的古井旁，他想了却此生。然而当他将头伸向井口，却看到月

光映照下的井水中，有一张姑娘的笑脸在对着他。他犹豫了。这个姑娘叫雪晴，是何二暗恋多年的人。雪晴家境贫寒，人长得漂亮，娴静内向，深明大义。自己的哥哥杀了人，藏在后院的地窖里，她力劝父母带哥哥去自首；父亲被本村一个参加皇协军的人介绍到鬼子据点里当厨师，她想尽一切办法把父亲追了回来。何二不仅恋雪晴的美貌，更爱她的深明大义。此刻，面对古井中的笑脸，何二作出了新的选择：在雪晴未嫁人之前，自己绝不离开这个世界。

其时，雪晴也在暗恋着何二。二十八岁的何二早已进入光棍行列，一贫如洗，债务缠身，且有满脸麻子。雪晴为什么爱这样一个男人？原来何二曾强烈地震撼过她少女的心。一、作为村里人公认的大孝子的何二，曾经剜自身之肉为母亲补皮。二、作为光棍首领的何二，曾带领八名光棍端掉潞龙河南岸上的鬼子炮楼。三、在关键时刻爱出奇招的何二，曾经为村子解除了一次人为的灾祸。潞龙河水浅滩阔，自然生长着上百顷的优种苇子。每年收割季节，大河沿村与河对岸的小河沿村就为抢收苇子发生械斗。这一年两村的族长都痛下决心要夺得苇子的所有权。在那个秋风萧瑟的上午，两村人在潞龙河桥面上摆开阵势，双方各摆一副铡刀，各有一名壮汉双手握着铡把。两位族长大声呼吁：有血性的汉子把脑袋放到铡刀下，铡一个活人让对方看看。哪边熊了，就放弃苇子的所有权，话声刚落，大河沿村就有七个男人站出来，其中一个毫不犹豫地大步跨过去，趴到张开的铡刀下边。小河沿那边也不示弱，也有五个男人站出来，其中一人也毅然趴到铡刀下边。此刻，双方都点燃送神的礼炮，三声炮后，立即铡人。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何二领着一个江南蛮子站到双方阵营中间。这位南蛮子说：我每年花五百块大洋买下这片苇子，三十年的大洋一次付清。你们谁也别争了，我把银子平均分给两个村子。于是江南蛮子和两位族长并排站在桥中央，当场宰一只公鸡，歃血为誓，立下字据。从此两村停止械斗，逐渐和睦。（事后人们恍然大悟，那天两个村站到铡刀旁的全是光棍。）

雪晴是一个不爱男人皮相而爱男人骨气和智慧的姑娘，但是姑娘家怎好启齿自己的暗恋？况且那个男人又是既穷且丑的光棍。但雪晴已下决心，非何二不嫁。

何二三十岁那年八路军的一支部队动员他入伍。他临走，雪晴得知这个消息，偷跑到潞龙河南岸的大道边送行。她第一次向何二道出自己的心曲。何二激动万分，不忍离去，而雪晴鼓励他勇敢地到前线打鬼子，为国立功。一对深明大义的爱人，就此分手。何二走后半年，有一个八路军战士捎回何二的几件遗物，说何二已经战死疆场。雪晴得知此事，当夜自缢。一封遗书公开了她与何二的恋情，村里人无不为之扼腕痛惜。雪晴与何二的遗物共葬，坟墓选在雪晴给何二送行的大道旁边。

此后半月的一个早晨，雪晴父亲早起到大道上拾粪，发现雪晴的坟堆上躺着一个人。到跟前细看，却是何二。此时何二已经昏迷。不知何二什么时候到的坟上，只见坟堆周围踩出了一个明亮的环，大概是何二绕着这个坟不停地苦转了一夜。原来何二没有战死，只是战后掉队被敌人俘虏。他借一次解手的机会逃了出来，在找部队时路过大河沿村，听人说雪晴为他殉情，他就疯狂地奔跑 to 雪晴的坟上。

何二再没有去找部队，他在那两间破草房里又过起了光棍日子。他请人帮忙把家门口被鬼子掀翻的那盘老碾修好，为村里轧碾子的人提供各种方便。后来他还挑头组织了大河沿村的“光棍会”，农闲时在自家草房里搞一些打牌、品茶、饮酒、说笑话的活动。据邻居回忆，打从那时起，何二家窗口的油灯常常亮到天明……

《光棍传》里没有何二自己的事情，我在序言里补一些关于光棍何二的故事，使这个《传》更完整。有人说何二是光棍中的另类，我说何二是光棍中的“这一个”。他见证了大河沿村一个世纪的历史，他以独特的方式让自己的生命之烛燃烧了九十四个年头。其他八十六个光棍也各有自己的心路历程与鲜明个性。他们共同揭示了一个丰富的光棍世界。《光棍传》的作者和它的主人公们让我懂得，任何生命都是不可随意忽略的，任何生命都是值得尊重的，每个生命所创造的生活尽管是有限的一滴水，却能够折射一片云天甚或一个世界……

光棍是悲剧性的社会角色，他们自身大都有某些人性弱点，但光棍不是无赖或懒汉，他们是活生生的“人”。《光棍传》中的人物，大致可以分作几个类型，有孝子型的，一生别无他求，只是用生命孝敬自己的老人；有公益型的，一生的心血都用在为村里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